它也确有神迹。你看看,不管什么时候,只要你打开水龙头,都会有白花花的水,从里面欢快地流出来。一只水龙头,从不让我们失望。

那些干净的水,就埋伏在水龙头的出口。它们早就在那儿了,它们一直在那儿了,它们一直在那儿,它们等待着,时刻做好奔涌而出的准备。就像一座正在演出的剧院的大门,一旦打开,人就会蜂拥而出,像影子一样逃出剧情;又像草原上的栅栏,牧人打开大门时,不是羊群,就是牛群,或者马群,向外奔腾,它们的蹄声,将草原的寂静顷刻踏碎。水龙头不管牛羊,只管水,而且只负责水的出口,不管这些水龙头领住水,只待有个人过来拧一拧,它就将水放出来,给需要水的人。

如果你真舍得,你就一直放着,水 龙头会源源不断地让水出来,仿佛永无 止境。每一个水龙头,都会连着一根管 子,管子会连接另一根管子,小的管子 会连接大的管子,它们在这个城市的的 下穿梭,你看不见,就像我们身体里的 血管,我们也多半看不见,能看到的,在 我们的皮肤表面青筋暴露的,只是很小 的一部分,而鲜血无时无刻,不在其间 多希望我的日子和生活,亦如这水龙头,只要打开,即有生命之水,汩汩流出,源源不断。

埋伏在水龙头口的水

来回穿梭奔流。

每年我去医院体检,护士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往血管里插进一根细针抽血,我常常会错觉,护士就像一个装潢工,在我的身体上钻了个孔。抽好了血,护士拔掉针头,给了我一个棉球,摁在针眼处,以止血。这就像水管上破水管上破了个小洞,用一团棉花就能堵住。有一年住院,每天需要输液,护士便在我手背的血管上,埋设了一个留置针管,每污粮液前,拧开,先是血流出来,药液滴下来,将血又赶了回去,这就很像是在我的血管上按了一个水龙头,开关自如。

我喜欢从水龙头里刚流出来的水。它们是真想为我所用,早早地候在龙头口,只待你一拧开水龙头,就迫不不及待地跑出来,溅你一手的浪花。如果你们是我们一个,也是洗碗,它自告奋勇,将破积中;如果你是洗碗,它自告奋勇,将破一个,也是第一次,给那一个,也是第一次,你就时开水龙头,水流出来,将我只见刚吹吹,上开水龙头,水龙头里刚刚吹水,是热乎乎的,跟夏天的风吹,起来,将我呼出在身上一样,未带来凉气,反招来燥机,也下降。倘若是变彩,取夏天的风吹,起来的水,是热乎乎的,跟夏天的风吹,也,是我乎不凉气,反招来燥机,也下下,

远离夏天;冬天是反过来的,刚放出来的水,是冰凉的,也许是它等我太久,心生了凉意,带了点小小的怨气,接着放出来的水,逐渐热乎起来,它们从管子的深处,更远的地方,奔跑而来,水跟人一样,跑着跑着就热起来了,即使寒冷的冬天,它们也能跑出一身白色的热气。

阳台上的水龙头,又是另外的情 形。冬天的时候,即使杭州这样的地 方,空气也被冻得硬邦邦的,阳台上的 水龙头,被寒风裹挟,藏在里面的水,也 难免冷得瑟瑟发抖,当你打开水龙头, 奔涌也难以让它们即刻热乎起来,它还 没有结冰,却像冰一样寒冷。很多人冬 天洗手时,只敢用指尖去触一触水,不 是与水生分了,而是害怕水里暗藏的冷 分子。但只要你多放几秒钟,水便暖和 起来,这很像湖里的水,表面结冰了,湖 深处的水,还是微热的,鱼可自在地游, 冬泳的人,也敢潜下去,让岸上穿着厚 厚冬衣的人,徒生羡慕。如果是午后, 如果西斜的阳光,正好有一缕落在阳台 的水龙头上,那么,你打开水龙头时,刚 放出来的水,就一定是暖暖的,全无冬 天的水蜷缩的囧状,它是暖和的,快乐 的,带着阳光色的。水就是这样真性 情,寒风一吹,即冷,阳光一照,则暖,它

自己什么也不带走,冷则给你冷,暖则予你暖,从不作假,也从不私留。

极少的时候,小区里停水了。水的源头被掐断了,水来不了了,埋在地下的那些纵横交错的水管,此刻一定像长假里的城区道路,忽然空旷了下来,车水马龙,骤然遁迹。即使这时候,如有几滴水,艰难地,却也是执着地,"滴答答"滴下来,它们是不肯后退的水,。它们是水不弃你的水,水的大部队已经依你是水不弃你的水,水的大部队已经依你也是水水产,逃跑了,时绝了,它们还坚守在你的水,水的大部队已经依你的水龙头口,只等你打开一个缺口,保管你一声呼唤,它就寻迹而来,投入你的怀抱。即使只有一滴,一滴即汪洋,一滴即永恒。

而如果你是出门太久,且在离家之时,关掉了水阀,当你回到家中,拧开水龙头,它也绝不敢让你失望。它哗哗地流出,不很流畅,断断续续,夹着气泡,像一个等待已久的人,啜泣时的抽抽搭搭。这时候,从水龙头里刚放出来的水,一定是浑浊的,如眼泪的颜色。那就让它多流一会,尽情地宣泄吧,浑浊之后,必是清澈如初。

多希望我的日子和生活,亦如这水 龙头,只要打开,即有生命之水,汩汩流 出,源源不断。

我不能说,那一截消失的江留下的东西已经毫无力量,她仍然有一种力量,而这种力量还能够在老一辈的淳安人心里扎根,还能够支撑淳安人的精神,是因为在60多年后,维系人与大地的感情基础还在。

那一截消失的江

在江南,水是必不可少的。

水对于江南来说,是生命,是流淌在 乡民身子里的血脉。

在淳安,新安江就是生命,就是血脉。她会在每一个淳安人的心里永驻。

一位新中国成立前移居台湾的女人,小名叫冬英,自离开家乡后,再也不能见河,一见河就要说:"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。"应冬英口中老家的河,就是淳安的新安江。后来年纪大了,老太太连自己的女儿也不认得了,奇怪的是,她却没忘记淳安,没有忘记新安江。

每个人都有回不去的故乡。

应冬英活在自己的故乡里。 活在一截消失的江里,活在两个石狮子守着的贺城城门里,活在雕梁画栋的老屋里,至死不渝。

故乡对于每个人来说,都是最美的,都是最刻骨的。不管好不好看,在心里一样厚重。应冬英如是,其他人也如是。对于一个久居客乡的人来说,最好的生活,应在故乡。

世世代代生活在新安江畔的老百姓,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丰富的山水资

朝花夕拾

源,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百姓。我可以 想象那一截消失的江,曾经给了山民无 限的追逐。那追逐的美好,似山涧般清 澈,似大山般苍翠,会在人的心里形成一 弯一弯的诗。

为建设新安江水电站,淹没了淳安 县的贺城、狮城,每天有几千人徒步迁 移,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携幼,挑着担 儿,那场景,浩浩荡荡,一步一回头,原来 的老城墙,老街道,蜿蜒的新安江,炊烟 袅袅的村庄,也就成了这些淳安移民对 老家的最后印象。

谁都没有想到,为建设水库作出巨 大牺牲的淳安人民,这样一个小小的开 始,竟改变了淳安的命运。

干岛湖在时间的打磨下,渐渐稠厚 起来。

60多年的时间,灿烂如星空,足以让淳安崛起。

60多年的时间,一段寂寥的记忆,

会让淳安人的乡愁凝聚在汉赋里。 如今的千岛湖,秀山秀水,25条大小溪流如蜘蛛一般,河川汇集入湖,水质和空气质量一流,是天然氧吧;如今的淳 安县,还是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一如60 多年前的模样,只是没了以前的艰辛和 劳累。

那沉入水底的狮城、贺城,一定是在 等待潜入水中的一缕阳光;那城门口的 一对石狮子,一定张开大口,与鱼儿嬉 戏;那一截消失的新安江,一直走到今 天,定会在原地荣光;那一湖水的忧伤, 清凌凌的,终抵不过一份美丽。

水是淳安立身的根本。

水也应该是淳安的缤纷。

自古以来,新安江对于淳安,不只是 母亲河,也是文明之河,更是千百年来的 淳安之核,载着历史的故事,惊艳如斯, 还在淳安的大地热闹。

浩浩新安江,已经穿越了时间,镌刻在淳安人的心头。当地老人说起新安江,还会眼泪汪汪,还会心头疼一疼,热一热。这一份思乡的愁,该是泥土写给乡民的情书吧!

时间不会停止,它会永远向前,就像 历史一样,一层覆盖一层。最上面的一 层,应该是最辉煌的。千岛湖覆盖了新 安江,一个新的淳安从此屹立。 今天的淳安,有两个村庄应该被铭记。

一个是能留得住时光的芹川古村, "世外桃源白叟黄童咸悦豫,人间福地青山绿水任徜徉",整座村子小桥流水、碧树竹林,蜿蜒交错的山径、青苔覆盖的石阶、斑斑驳驳的祠堂,清澈温婉的溪水,让我这个远方来的客人,惊羡得无法心跳。

一个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下姜村,"农家乐、民宿忙,游人如织来下姜",20年使贫困落后的偏远山村找到了一条共富新路径。

这两个村庄,分别代表了新的淳安 发展。因为淳安,有坚持农村的智慧,守 住了农村的火种。

从曾经的新安江畔仰望,我们现在的湖边漫步,其实是在高百米的云端行走,心在云上,该是何等的绝美。

我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应冬英心的疼感

那一截消失的江,供淳安人深深怀念。这一束鲜花,也属于当下这一刻。

那一湖翠翠的水,带给淳安盎然的春意。

晓芳的这种花木绿植,自有一种独特的细心。几乎从握起画笔的那一刻起,晓芳便将这种细心植入花木之中。水彩画水晕水洗,要的也正是这种细心。晓芳像一位花匠一般,抚育饲弄着这些叶藿花瓣。

初春里的水彩盛宴

前些天,从朋友圈里看到一个展讯, 三八节这天起,历时15天,"一知一见 ——钱晓芳水彩画作品展"将在浙江赛 丽美术馆举办。

在杨柳吐翠,春草泛绿的初春,展览如约展出。步入设在赛丽美术馆4楼、5楼的展厅,大小不一的展品有170多幅,钱晓芳的水彩画以花卉、蔬菜、绿植三大类居多,间或穿插瓜果、竹编、小动物和海洋生物。

——展呈花卉,浸润着娇艳和柔美。花卉有:郁金香、紫藤、荷花、虞美人、勿忘我、彼岸花、满天星、紫阳花、天堂鸟、玉兰花、凌霄花、无尽夏……钱晓芳以柔和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,将花卉的娇艳姿态和柔美质感完美呈现。画面构图精巧,给人以美的享受。她笔下的紫藤花,那串串花朵,像流苏般垂坠,色彩柔和而饱满,散发着淡雅的芬芳。她画的虞美人,姿态葱秀,袅袅婷婷,花瓣质薄如绫,光洁似绸,给人无限遐思。她画为皮雪点的状态。

着志向高远的故事。 ——展呈蔬菜,赋予了灵魂与情感。蔬菜有:油冬儿菜、胡萝卜、绿壳包心菜、软叶大蒜、大叶莴笋、蓬中毛豆、一点红萝卜、山毛笋……钱晓芳笔下的蔬 菜,像农民刚采摘的菜一样,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和蔬菜的鲜气。特别是油冬儿菜、大叶莴笋,每一笔都流淌着清新的气息,畅享画廊,可以闻到青菜、莴笋那特有的鲜嫩与清香。钱晓芳以精湛的技艺,捕捉了油冬儿菜、大叶莴笋的每一个细节,从翠绿的叶片到脉络分明的茎干,仿佛能触摸到其细腻的纹理,让人在欣赏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和生命的活力。

一展呈绿植,充满了韵味和生机。绿植有:变叶木、绿萝、仙人掌、仙人掌、仙人球、仙人柱、多肉、芦荟、虎皮兰、君子兰……钱晓芳所画的绿植,呈现出自然的本色和韵味,它们拥有优美的线条和鲜亮的色彩,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,令人心旷神怡。钱晓芳画的变叶木,如一弯浅笑的眉眼,一袭水蓝色宫装。她喜欢画仙人球族,她笔下的仙人掌颜色特别丰富,每一块颜色都轻薄透亮,画风干净、清新。她画的多肉,巧妙地运用水彩的透明与叠加,将多肉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,绿意盎然间,仿佛能闻到清新的泥土香。

——展呈竹编,带着山间的气息和 宁静。钱晓芳展呈的作品中,有一幅竹 编农具特别醒目,分别画有高竹箩、矮竹 箩、长脚土箕、四脚竹篮、半球状竹篮,这幅画中的竹编农具,犹如带着山间清新的气息,每一笔都透露出宁静与和谐。 质感十足,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粗糙却坚韧的竹纹。

生于萧山长于萧山的钱晓芳,工作 后一直在省城。曾长期在浙江省教育厅 任职,后转任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、 党委书记,现为浙江省人大科技文化卫 生委员会副主任。

钱晓芳从未受过专业的绘画训 练。她这次参展的作品,历经七年多打 磨,从1000余张作品中精选而来。她画 画,诚如她所说,"我庆幸,近20年中国 美术学院的工作经历,不仅让我沉浸其 中,耳濡目染受到艺术的熏陶和滋养,而 且身边有那么多老师那么多艺术家的言 传身教。"她说,"这些画与我平日里的喜 好密切相关,我喜欢花和绿植,喜欢生长 在田野中和房前屋后绿油油的蔬菜,也 常去花卉市场和农贸市场走走看看,它 们的姿态、它们的生机、它们的色彩、它 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吸引我,我总 想着要留住它们。反映在我的作品中, 花卉以百合为最多,蔬菜以油冬儿为最 多,绿植以绿萝为最多,这些都为生活中 最常见。"

钱晓芳的一知一见水彩画作品展,不仅观展人群络绎不绝,也得到了画界大咖的如潮好评。二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、中国油画学会主席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许江在序言中说,"晓芳的这种花木绿植,自有一种独特的细心。几乎从握起画笔的那一刻起,晓芳便将这种细心植入花木之中。水彩画水晕水洗,要的也正是这种细心。晓芳像一位花匠一般,抚育是在

"钱老师的画里,是她纯正的'一知一见'。看得出,她已经在她的画中舒畅地游了,这就是所谓的'入画'了吧。愿钱老师的画中永远留驻着这种纯正的趣味与体验。"中国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刚如是说。

中国美术学院原党委副书记、中国美术学院二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刘正老师致辞中说:"钱老师画水彩喜欢留白,这是最不容易处理的方式,因为这对图像的结构、疏密的安排要求更高。我们常说'画如其人',钱老师的水彩画是她的人品作风和日常'水彩化'的精彩一面。"……

湘湖新苗

■王俊茹

黎明前黑一阵

苦难既然把我推到悬崖边缘,那么就 让我在这里坐下来,顺便看悬崖上的流岚 雾霭,唱支歌给你听。

人生似海,不可谋测,冥冥之中,可能是幸福的转角,也可能是苦难的深渊。而小说《活着》中的富贵跌跌撞撞,穷其一生,只徒留一牛,一背影和无尽夕阳。

夕阳是旭日的前生,夕阳走向黑暗时,不是生命的衰凉残败,而是新生的开始。黑暗是他积蓄以复绚烂的温床,走向黑暗的时刻,是苦难的登场,而苦难对于人来说,却是痛苦而伟大。苦难使人失去对事物的细腻感知,使人浸泡在冰冷的黑色海绵里无法自拔,使人情绪波动似乎临于咫尺天涯。

除了亲人相知,友人相伴,在富贵身边还有无数的生活剪影:寄寓情感的物件、好友相依时的大饼、奔跑归家的小路、割稻的镰刀……随着悠扬的笛声和转瞬即逝的黄昏,消隐在时间的长河。虽接二连三接受黑暗般的苦难,但他没有变得暴躁和粗糙,而是更为细腻,珍惜,最终明白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

不仅是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探索,更多的是在无数绝望悲楚 下,依然怀着不可抗拒的态度,如潮汐般 不断冲刷以立足,泵进最深处的黑暗,力 求绝处逢生。"时过于期,否终则泰。"越王 勾践战败,同女眷三年在夫差卑为奴仆, 卧薪尝胆最终大败姑苏。"十年生死两茫 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"遭遇心爱的妻子离 世,失去良师益友的苏轼,却在诗歌、行书 里造化,尽力为民谋福,最终化作香飘 散。富贵在将最后孙子埋葬后,"做人还 是平常点好,争来争去赔了命,我认识的 人一个接着一个死去,可我还活着。"深渊 之下是彻底的无路可走,富贵看到了那片 空旷,站在黑暗苦难的废墟旁边,愿生命 之树常青。

他们在寂静的包围中完成了思想的 蜕变,走向了更深更远的黑暗中,"大劫大 难之后,人不应该失去锐气,不该失去热 度。你镇定了,但仍然燃烧,你平稳了。 却更加浩荡。"要向苦难致礼,与黑暗和 解,锻造精神,因而得生一种力量,不畏生 死,直视那些令人痛楚的症结,就是一种 超脱,一种空旷。

黎明时,且视人生之难如盏盏鬼火,大胆地走你的路。黎明时,破茧方成蝶,涅槃才成凰。姬昌被拘禁而著《周易》;孔子受困窘而作《春秋》,屈原被放逐写《离骚》。"天地存肝胆,江山阅鬓华。"王继才与王仕花相守,在海风中驻守海岛,张桂梅在大山甘做"会朽的腐草",培养"鲜艳的花"。

何为黎明征程,是以理想为马,穷山距海,不能限也。焕兰考新颜,是焦裕禄的不懈追求;"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,谋将来之幸福"是张太雷的不变初心;"三年一腾飞,十年一跨越",擦亮北斗"国家名片",是谢军的理想奔赴……富贵在亲人离开后的艰难日子中,徒留一头牛一起相伴,两个富贵拖着垂暮的身体,耕种几分亩田,老牛是苦难黑夜中最后的希望,是信念般明暗交接前撕出的利光,使黑夜不是永夜,一鼓作气而勃发。

黑夜不知长短,才凸显它的珍贵,黎明不能预知,才能爆发积蓄的力量。黎明前黑一阵,以新生的力量一寸寸脱离黑暗的吸附,撕碎自己如黑暗般的茧,喷涌出生命的张力。

或许在某个清晨,你破茧而出,像蝴蝶那样飞舞……

(作者系回澜初中911班学生)

湘湖诗会

■潘开宇

雨水

小楼听雨 芭蕉叶上的漠漠轻寒 伴一夜淅沥 散入北宋深巷的水墨画卷 杏花春雨江南

向春人二月 与重重花影对视 在诗韵里 铺陈青草池塘的处处蛙声 雨水至 春耕始

别京华 一程马蹄 扬"关河道"上的风尘 一念乡心 在半生的漂泊和浮沉中 抵达迢迢乡关